

●人物剪影

“逆行”的岳父

杨兰芳

我岳父叫尹起生,邵阳市团山镇竹山村一名乡村医生。他今年62岁,个子不高,但精气神十足,行医四十多年,医术精湛,在当地小有名气。早在1984年,他就被国家卫生部评为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岳父是家里的单传,从小得到父母的加倍宠爱。成家立业后,生育三个女儿,他仍是家里的绝对中心。如今,岳母帮我带小孩,他一个人独自生活。我们劝他别那么累了,随便跟哪个女儿一起住,可他就是犟着不肯来,凭借的就是对乡村医生这份职业的执着。我和岳父平时交流不多,在我眼里,他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乡村医生,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

2020年春节前夕,一场新冠肺炎疫情以武汉为中心向全国蔓延。1月23日武汉封城,同一天,湖南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其他省市也相继启动。一时间,无数的医务人员、人民警察、基层干部取消春节休假,立即投入到抗击疫情斗争中去。邵阳市卫健局紧急招募抗疫志愿者,大是大非面前,岳父一点不含糊,他积极响应,第一时间报了名。

正月初三,当很多人还沉浸在春节的喜庆里,他却“逆行”而上。邵阳市人民医院前坪的简易帐篷便是他的工作间,他主要负责给前来就诊的人测量体温,并把发热者按规定程序送到医院的相关科室,工作时间是下午一点至六点。听岳父说:上班前几天,他每天要给上百个人测量体温,后来慢慢少了一些,但每天来测体温的人仍然有几十个,还要把发热者送至医院相关科室,上班时间除了站就是跑,连坐下来休息一会儿的时间都没有。棚子四面空空荡荡,风雨袭来,寒气逼人,毕竟岳父是60多岁的人了,不知道他是凭着怎样一股毅力坚持下来的?有一次,我看见岳父在家庭微信群里发了一张工作照,只见他身着蓝色防护服,嘴上戴着蓝色口罩,口罩上方戴着护目镜,手里拿着体温枪,十足一名全副武装的战士样。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他冲锋在前,同新冠病毒勇敢地搏斗。人群中,身材矮小的岳父是那样不起眼。为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与健康,他在力所能及地做着贡献。此刻,岳父在我心中的形象一下子高大起来了,我为他骄傲。

团山镇竹山村离邵阳市人民医院有40多公里的路程,岳父每天自己开车去上班,下班后又自己开车回去,没有工资,油钱也得自己掏,但他每天忙得不亦乐乎,无怨无悔。我姨妹家住在离人民医院不到两公里的丽湾名阁,他本可以住那,但村里还有很多事等着他去做,所以他不能享受那份方便。每天上午,他还要和村镇干部一道挨家逐户帮村民测体温,宣传防疫方面的知识,还要上报相关资料,没时间做饭,饿了随便泡一包方便面充饥。每天从人民医院回到家里都是晚上八点多了,有时候还要出诊。当夜色淹没了一切,疲惫也淹没了岳父。夜深人静的时候,当岳父轻微的鼾声传来,我想他此刻是幸福的。

正月初九那天,岳父从人民医院回到家里,感觉头痛,双腿酸软无力,我们都为他担心,担心他被传染,劝他请假在家里休息。他说自己不过是伤风感冒而已,吃点感冒药就没事了。第二天症状消除了,他依然准时到岗上班,依然那么犟。

(作者任职于邵阳市信访局)



晨光

刘玉松
摄

●精神家园

在寂寂无名的河边

楚木湘魂

一直以来,我用了最深情的语言去夸耀我的胞衣地,除了这里——金石桥,再没有一个地方让我觉得安逸和踏实。但是朋友远道而来的时候,我却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因为焉知我眼里的美丽,就是人家眼里的美丽呢。

如果时间足够,可以洗洗手上的泥巴,去爬望云山,可以去爬老鹰坡,走一下文艺路线。可是,人家只有一个时辰的停留,那么就往云溪河边走走罢,我觉得那是一个有仙风道骨又有烟火气的去处,安静但生命力蓬勃。

冬天的田野和村庄,被阳光烘着,有种莫名的老实可爱。我絮絮叨叨地说,三四月份的时候,一树桃花照水而开,河滩上一块一块的油菜花、萝卜花、白菜花都开了,浅白金黄,你知道多美吗?

“嗯。”

“两个月前,河边一株孤零零的青叶子上爬着一株紫色的蛾眉豆藤,你知道多美吗?”

“嗯。”

那些可以叫我阿姨的家伙善良地配合我的解说,唯眼神和心神不定,表情尴尬。我忍不住笑了,眼前所见皆为寻常风物,只有我觉得它渺远坦荡,别有格局,觉得它随处可栖、意味深长。

可是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夸大其词,河水既清且洁,衰草枯藤,自有天机。萝卜青菜,油绿葱厚,意境渺远。村妇野老,打理园圃,虽有其苦,亦有其乐。这样的地方,难道不是适合迎接闯荡江湖归来的人吗?难道不是游子“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故乡吗?难道不是寄

情缱绻、回归自然的最好去处吗?还有萧瑟的芭茅草,我都觉得骨格清奇。

沿岸民房皆是瓷砖加身,不遗余力地追赶时代潮流。但村庄仍有隐逸之气,即使是老气横秋の木房子,因为收拾得清清爽爽,亦不觉得贫薄。世上有朱栏玉砌,此地有阡陌纵横,各有一种洒脱风流。散开在田里的鼠耳草、车前草、水辣叶,好比天上的五彩云霞,样样可人意。

我因幼时常打猪草,从此骨子里烙下对草的占有欲。看到青草蓬勃旺盛便想扑上去,然后装回家里,才觉得不辜负了自然造化。但是,当着朋友的衣履斯文,我还是克制住了。

小小的简易木条桥,颤颤巍巍,宜佳人在彼,成“在水一方”之趣。可是佳人缥缈,我亦爱莫能助,殊为憾事!水在脚下脉脉地流着,其实我是有些站不稳的——穿高跟鞋的缘故,但是摔下去也只是洗个澡啊,又没有性命之忧,所以我就横刀立马般的站着,让风从耳朵拂过去,让泥土的味道撒于七窍。

此地妙极。我笑嘻嘻地说,如果要怀念童年,请来云溪河;如果要酝酿爱情,请来云溪河;如果要吐胸中抑郁不平之气,请来云溪河。以前的云溪河,至少有现在的三倍宽呢。沙滩上有白杨树,有各种颜色的石头,水底有柔滑的水草,河边还有一个碾米铺——我像一个母亲不厌其烦地念叨自己的孩子。回头一看,人都不见了,我自己自言自语。

鸭子嘎嘎地游过来了,大白鹅嘎嘎地游过来了,像说着戏剧里的旁白,一切静

物也因此霎时活泼。时光里的记忆也浮起来了。我曾经是这条河里捞鱼捕虾的一个村童,一个被河水冲走了凉鞋吓得哇哇大哭的孩子。现在,我心如磐石,洞观世事,即使虎狼踞于前犹可谈因果。

我不知道要怎样才能使别人如我一样,觉得所见所闻皆是动人颜色。我不知道要怎样才能让人家相信我不是文艺病发作,所有的喜欢都出自真心,所有的好都是现世里的好,而不是想象里的好。

山峦、村庄、流水、坐在大门口择菜的人……我一一指点,一一形容,还是觉得言不达意。朋友因云溪河而想起了与云溪类似的另一条河,以及与河有关的故事——云溪河到底漾开了他们心底的秘密花园。

我们在人家门前立住了脚,房子临清流而建,一道篱笆围住一块菜地,屋前廊后洁净齐整,恍然有现世安稳之感。我想说,如果这其中有一座房子是我的,世界上所有繁华我都不想了,所有的记忆也都不重要了,就天天捉猫、喂猪、逗狗,做个慈祥的老太太。

我知道我的话有漏洞,只是寻常房子而已,虽然房子的一侧有一丛森森的竹子,阶下有苔藓覆盖的老井,老井饶有日月风露,依然只是小户人家的寄身之所,不见得有特别的好处。可是我觉得唯寻常才不觉得虚幻,才是有份量的接地气的生活,况且它们是长在河边的房子,像是每一天都会迎来春暖花开,像是小世界亦有大意思。

溯河而上,还有乱石嶙峋,还有芳草萋萋,还有蓝尾鸬鹚,比远方更远的地方,云溪河由世俗烟火渐入山林,渐行渐远,都是人世间的好风水。可是对于走遍千山万水的朋友来说,会不会觉得我说的都是我一个人的执念?会不会觉得只是我的小家子气,将一条还算清澈的云溪河,当成了全世界?

(作者任职于隆回县金石桥镇中心小学)

●湘西南诗会

一个新闻人的抗疫诗:请你原谅

邓星照

真抱歉
我没有应邀向你投稿
我的笔现已无法分心
它要把抗疫一线的消息
及时公诸于众

感动的泪水常模糊我的双眼
哽咽也让我唱不出春天的赞歌

真抱歉
我也没转贵刊的诗
我要把朋友圈腾出来
把防疫的事一发再发
我像个虔诚的信使
像你平日里看到的
街头散发传单的人

请你原谅
面对病魔 我别无选择
手中的笔是惟一的武器
我紧紧握着
继续向前 冲锋

(邓星照,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且待春来

申彬

白色
是甜甜软软的
载满了未来和希望的云

绿色
是小河边脚丫下
生机勃勃的小草和青苔

蓝色
是静静地欣赏着
怀里风筝和大雁嬉戏的天

黄色
是你等待了我许久
如太阳般温暖的怀抱

红色
是正在悄悄晕染
乡下外婆家后花园的牡丹

颜料已备
画画的人儿在路上

●乡土视野

油菜花里的如海乡愁

胡忠国

进入二月,乍暖还寒时分,在故乡宽广的田地上,一片片翠绿托起明黄地毯,一阵阵春风吹皱金色花海,啁啾鸟鸣,蝶舞蜂飞,好一幅乡村图景,美得令人心旷神怡,美得让人不忍相扰。

这是一段岁月,我远离故土,四海游离,领略过祖国各地油菜花开的盛景。广西边陲的花海是一种小巧精致之美,塞外关上的花海是一种大气磅礴之美,东北平原的花海是一种金装艳裹之美,海南琼崖的花海是一种碧水黄衫之美……各有各的美,却都少了一种灵魂深处的震撼,因为这不是故乡的油菜花。

不论走到哪里,我心头萦绕的始终是故乡的风景,那是村庄薄暮中袅袅升起的炊烟,是村口撑起一片阴凉香樟树,是屋后蜿蜒陡峭的山路,是屋前穿村而过的潺潺溪流,当然还有常常入梦的油菜花。故乡的油菜花被乡愁浇灌着,在游子心头盛开绽放,年复一年。

多年后,我又回到了故乡。带着童年的记忆,带着难解的乡愁,当油菜花又一次盛开时,我不由自主地迎着春风,走进既熟悉又陌生的油菜花地。目之所及,黄灿灿的油菜花悄悄蔓延到了天边。我忘情地闯进油菜花的怀抱里,将脏脸浸入浓得化不开的花香里,与油菜花紧紧相拥,心潮澎湃,喜极而泣。

油菜花开了,这是美景,是希望,也是游子心底里载不动的如海乡愁……

不过,在父母眼里,油菜花的美景,只是一场不期而至的相遇。他们心底惦记的是

(作者任职于大祥区交警大队)